

从南昌到汕头

■ 陈 庚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南下远征广东。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本身也遭受很大伤亡。在9月下旬攻占了广东的潮安、汕头后，主力部队西进，少数部队留守潮汕。本文作者陈庚曾护送中共中央前委书记周恩来来南昌，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南下途中与敌作战、身负重伤。此后，他历经各种艰险，从汕头经香港辗转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本文记述了陈庚这段一波三折、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既反映了他在困难面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遭受挫折时所表现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武汉政府时代，我在北伐军第一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迁就当时的汪精卫派国民党，自动把武汉市的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并且命令我把特务营交给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这个部队本来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后来大部分分批跑到江西，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我便随着周恩来同志秘密乘船到达南昌，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的武装起义。起义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指挥，参加的有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部队三万余人，总指挥部设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

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我在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三师工作，跟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在南昌曾解决敌人六个团，离开时武器带不走，丢得遍地都是。那时候还不大懂得发动工农来拿武器，武器都丢掉了。一路上，起义部队受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群众的斗争意志仍然是很坚强的。八月下旬，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在会昌地区和反动军阀钱大钧等部队激战了一场。钱大钧的部队先我到达会昌。我三师是领头部队，一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了火。会昌战斗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本来我军预定拂晓开始攻击，因为部队走错了路，迟到早晨八点钟

才开始。敌人派四个团来堵截，打到中午，我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子弹打光了，尚未把敌人击败。敌人疯狂出击，我军支持不住，便向后撤。

撤退时我走在部队最后，下午一点钟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脚踝骨被打折，不能行动。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我的口袋发洋财时发觉我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着我的卢冬生同志也跳下来照拂我。不久，几个敌人下来搜索，我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同志快走。他却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窠里藏起来。我用手把腿上的血涂抹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可是心里却老想着：我们的部队退了，敌人一来准定会死。想到自己年纪还轻，革命刚刚开始，又回想到自己从前的经历，想起所有一起革命的战友……在敌人走近来时，就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我已死掉，在我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喊马嘶，但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我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我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我睁开眼偷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像现在少年先锋队队员戴的红领巾一样），知道是叶挺同志的部队反攻了，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同志也出来证明。这时前边已经占领会昌，我便也到城里，见到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此时重逢，格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部队未照原计划直下寻乌、梅县，而折向福建的汀州（长汀）、上杭一带。我因伤势很重，便坐船顺贡水前往汀州。刚上一船，敌人突然反扑回来，一直打到江边。我坐的船也中了许多子弹。正好周士第同志带的二十五师赶来，一个反攻，又将敌人打垮，我亦得救。汀州有家医院，就是傅连暲同志办的。他不但没有离开，而且找了一些小学校的教师与学生们来帮忙，接收了我军三百多个伤员。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拂，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接着部队进军东江，我仍乘船沿着韩江南下，水流很急，又有礁石，有些船被打翻了，我乘坐的船也触到礁石，险些出事。到埔后，准备留我在那里休养，我坚决随着部队前进。

九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潮州，便和部队一起进城。在潮州，三师司令部住在电报局里，我就住在隔壁的韩文庙小学。说来有趣，这事后来给予我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一个掩护。

九月二十四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汕头工农也起来暴动。这时广东

军阀陈炯棠、徐景堂、黄绍竑、钱大钧等部，已从四面八方拥到那里。我军占领潮汕后，即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处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以后敌人越来越多，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军舰也向汕头猛攻。九月三十日，我军被迫放弃汕头，竭尽全力到汤坑去御敌。当时周恩来同志生病高烧达四十摄氏度，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朱德同志指挥二十五师守三河坝，敌人三个师来打，激战三天三夜，予敌重创。但因反革命军队数量过大，经过苦战，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占领汕头时，我和一些受伤的同志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许多同志都到医院来看我，日本人晓得我是个军官，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军从汕头撤出，周恩来等曾派人送款子给我们，没有送到，所以撤退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次日早晨，我叫卢冬生同志到总指挥部驻地崎卢去看看，他一出门，看见国民党军队正开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带子的起义部队。我伤势仍很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要把我们赶出去。有些伤势轻的同志都逃走了。这时医院有个护士李小姐同一位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我们，便偷偷地把我搬到工人住的房间藏起来。后来他们一面动手找船，一面同我说：“风声不好。你非走不行！”医院对面是日本人开的汕头旅馆，下边就是海岸，但退潮时全是泥巴。十月上旬，有一天上午十时左右，工人和护士找到一只小船“陆地行舟”，将船从泥巴上推到旅馆跟前，由护士一直送我到往香港去的轮船上。这位护士使我十分感动，广东解放以后，我一直没有忘记她。

我们坐的太古公司的轮船，是我军在潮汕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条船，我们的许多同志都在这条船上。快要到香港时，船上挂出一号特殊的信号，意思是说这里有危险，要岸上的追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我们一些同志都迅速离开，我因伤重留在船上。后来卢冬生找把椅子抬我下去，检查的人问我负的什么伤，并且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我用讲得不好广东话回答他们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仗打起来了，慌忙逃跑，跳楼跌伤。他问我电报局在什么地方，我说在韩文庙隔壁，他们便放我过去了。

上岸已找不见一个熟人，就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坐。巡捕用棒子乱打。到医院里去，医院不收。为了找个地方混过一些时间再设法去找熟识的人，便到一家中医那里挂个号。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他发现我是打仗受伤的，便要我出去。我到马路上，巡捕又用棒子赶。马路中间有个厕所，我要卢冬生背我到厕所里去坐坐，得到半个钟头的休息。但是肚子很饿，抬头看见不远有家西餐馆，我和卢冬生开玩笑地说：叫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非常老实，他就跑去叫了

一客西餐，人家跟着他走到厕所跟前，饭没给我吃，反而骂了我们一顿。那时身上还有约二十块钱，想去上海，叫卢冬生打听一下，恰好一小时后就有往上海去的船。在汽艇上人家发现我是打仗受伤的，被敲了五块钱的竹杠。到了轮船上，他们说我有病，不卖给票。许多人围着我，心里十分着急。后来有个穿工人服装的走来，很同情地告诉我：再有人问，就说不是传染病，腿是跌坏了，每顿还可以吃三碗饭。他帮忙买到船票，又找了一张行军床，和卢冬生把我抬到货舱里。那里左边堆的香蕉，右边堆的橘子，放一张行军床便没多少空地方了。这位工人同志的冒险帮助，使我异常感动。在那样艰难的时刻，到处仍然受到群众的爱戴拥护，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党的伟大和影响的普遍。

轮船离开香港，要先到汕头停泊一下，上人张货。我所坐的这条船，恰好又是我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在反动派统治下到到处杀气腾腾，自己刚刚逃出，忽又折到这里，心中甚为紧张。船刚靠岸，又有起义军的许多同志上来。这中间就有我们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他是被国民党军俘虏后没认出来又逃出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一上船，就找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见只有一人在那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倒头就睡。我正躺在那里看报纸，见他进来非常高兴，就和他开一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他吓了一跳，竖起耳朵听着。但我讲了两句，他就听出我的声音来了。两个人一阵好大笑，以后我们一起到了上海找党。

进军潮汕失败后，我军一部分由朱德、陈毅诸同志率领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进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到达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千锤百炼，发展成为今天这支无比强大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陈 庚 出生于1903年，湖南湘乡人。文中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3师6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逝世。



象山风骨（中国画）

张怀勇作

长征

第四八八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冰雪铠甲

■ 党益民

从踏上边关的那天起，铠甲就在骨头上生长
一天天坚硬异常，铠甲冰凉，躯体滚烫
雪山轰鸣，雷霆万钧的雪崩
刺破黎明，助阵雪域鏖兵
太阳离得很近，如一点点燃灵魂的灯
使青春在冰雪间沸腾，照亮高原的天空

宁让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
苍穹为屋冰当床，高原缺氧又何妨
雪线之上
更多的威胁，不是敌人的子弹
而是时间的刀刃
它会无觉地，穿过铠甲的缝隙
在勇士的胸膛上，刻下勇敢与坚韧

生命禁区里，生与死的距离
在一呼一吸之间，心脏的一起一伏里
掩藏着生命的秘密
铠甲再硬，手中没有刀枪
一切都是虚妄
想要和平，就必须拿起武器
正合与奇胜，考验兵家的智商
向死而生，是勇士最后的荣光

现代战争
全域聚焦，速决制胜
勇士需要智能化，更需要冰雪铠甲
这道精神的闪电，是战争的制胜密码
铠甲比堡垒坚硬，使命在肩头铿锵

冰峰就是刀锋
出征，出征

离别时，独自坐在雪坡上
沐浴旷野寒风，俯瞰冰河如蟒
我用滚烫的身体，拥抱你冰凉的墓碑
碰开一瓶烈酒，兄弟，干杯
让我们就此别过，来生再会

铠甲，铠甲，身体的另一半
如今要撕下它，怎不痛裂肺腑
骨头从里面碎响，雪域静谧而悲伤
雪花如雪，身板似铁
旗杆一样挺立
回望皑皑群山，留下最后一瞥
寒风呼啸，热泪飞溅

解甲归田，把日子摺进故土
用无尽的回忆，催生铁血中的柔软
老兵不想铸剑为犁，只想在出生的血地
种一垄星月，照亮梦回边关的征衣

生日

■ 徐 源

那个把爱刻在喉头上的新兵
他一呼喊，雪就融化了

北疆，春光从屋檐上滴了下来
万物复苏
今天轮到它执拗，而他刚好十九岁
阳光照射着他
他扛着枪走向空旷

阳光是他的伙伴
他是祖国的边陲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乘神舟我欲遨游，遨游九霄，深深地亲吻你，我的弱水河……”一首《啊，我的弱水河》，唱出了东风航天人对航天母亲河的深情依恋。

弱水河发源于祁连山脉，到甘肃省金塔县折北而上，流入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古人因河水不能载舟，遂取名“弱水”。

弱水河靠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补给，是一条季节河。每年春季大约三月份，冰封的河水开始解冻，冰片移动，河水里发出“沙啦啦”的脆裂声，特别雄伟壮观。作为一个南方人，第一次听到那些冰块断裂粉碎的声音，心情激动得很，那是一股越过寒冬情感的释怀，一种聆听自然的听觉享受，一场无与伦比的心灵震撼。夏汛时节，宽阔的河道内黄涛翻滚，流速极快，声势骇人。到了秋季，水势变缓，有时甚至断流。到了11月份，戈壁的气温低至零下，弱水河也开始进入“冬眠期”。

弱水河滋润着大漠戈壁之中极为珍贵的草场绿洲，也滋养着东风航天人的精神心田。1958年，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志愿军第20兵团，挺进戈壁，进驻有“生命禁区”之称的巴丹吉林沙漠，组建我国第一个航天发射中心。

这里气候十分干旱，修建水库，涵养水源，成为航天人扎根大漠、建设家园的第一步。1960年4月，广大科技人员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硬是靠锹、镢、筐等工具，手挖肩扛，在弱水河西岸建成了东风水库，有效解决了场区灌溉、农副业生产和绿化用水问题，为荒芜的茫茫戈壁增添了生机。

经过一代代航天人以场为家、以苦为荣，开荒种树、筑渠引水的艰苦努力，曾经“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恶劣戈壁滩，如今已经成为天蓝地绿水美的戈壁绿洲，也成了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摇篮。

多年来，古老的弱水河见证了一个航天大国的发展历程。1966年10月27日的两弹结合试验，中国人民用自己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一举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们“有弹无枪”的预言。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开创了新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了“太空俱乐部”。1980年5月18日，射向太平洋预定海域的远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多个第一的飞天奇迹，创下了我国航天事业和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多年来，奔涌的弱水河见证了一代代航天人爱党爱国、死而后已的赤胆忠诚。严守国家秘密一辈子的老兵田现坤，终生未向家人提及自己曾经从事的工作；两弹结合七勇士中唯一的战士徐虹，二等功证书上因为保密需要没有注明立功缘由；退伍后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中心建设初期，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在不知去向、不知所去单位是干什么、不

大漠深处母亲河

■ 奉青玲

知去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毅然扛起工具和行装，踏上西行的列车，来到大漠戈壁建设航天，一干就是一辈子。有的已忠魂埋大漠，永远躺在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正是这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钉在了大漠，铆在了航天，才成就了我国航天事业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在航天母亲河的哺育下，爱党爱国、航天强国的精神基因在这里一代代传承、接力，新时代的航天人手握接力棒，继续创造着飞天传奇。

多年来，潺潺的弱水河见证了甘肃、内蒙古人民助力航天的深情厚谊。1958年5月至9月，按照党中央划定的靶场范围，原居住在试验场区的额济纳旗260多户牧民，让出最丰美的牧场，义无反顾地离开故土，沿着古老的弱水河一路向北，在140公里之外的地方重建家园。2008年神舟七号飞船发射的时候，酒泉市金塔县一个名叫徐永生的村长带领村民为发射飞船守护通信光缆；无独有偶，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曾为发射卫星守过电线杆。父子两代为航天事业护线传为佳话。

在大漠深处静静流淌的弱水河，既是一条生命线，也是一道风景线。傍晚，残阳如血，居高遥望，弱水潺湲，似一条彩带蜿蜒蜿蜒于戈壁沙丘之中。河两岸遍生茂密的芦苇，杂生着一丛丛似火的红柳，远处突兀数株或直或倒倚的高大胡杨，成为弱水河畔独有的景致。重现当年王维笔下“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的独特美景。弱水河，不仅滋养了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颗耀眼的西北明珠，也将继续见证我国航天事业的新辉煌。

骆驼刺的果实

■ 陈允伏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行军在茫茫戈壁滩上，太阳炙烤着大地，肉眼可以看见一层层热浪腾起，满眼的土黄色单调得令人生畏，唯一的绿色是那散落生长的骆驼刺。不过，刺也让人生畏，若扎进肉里，得费一番工夫才能取出。看着骆驼刺那针状的叶，让我想起故乡带刺的灌木，以及那刺上的果实。

我的故乡在西南地区，那里有两种山，一种是森林密布的连绵山脉，一种是长满野草、零落矗立的山包。童年时的任务是放牛，最爱去的是小山包，山上一览无余，满山的野草很适合放牧，还容易寻找到美味的野果。

很多野果长在带刺的灌木上，有一种火棘，叶片细长，夏有繁花，秋有红果。它的刺从枝条上笔直生出，比较坚硬厚实，不隐藏其锋芒，算是光明正大的，所以被它刺的机会比较少。还有一种野果叫“泡儿”，是蔷薇科植物，枝条褐色，叶呈长卵形，果实由数个小果聚合而成，色泽鲜红晶莹，味道酸甜可口。它的刺隐藏在枝条上，呈倒钩状，小而锋利，在采摘时稍不注意就会被划上一道道的血痕。不过，小孩子是贪吃的精灵，对甜味有独钟，一些小伤痛是不在意的。

“新酿刺梨邀一醉，饱与香稻愧三年”。刺梨是多年生落叶灌木，缠枝花的果实如石榴一般，表面呈褐黄色，密密地长着尖刺，越新鲜越扎人，一碰脸人勿近的样子。刺梨用来酿酒极香，但儿时的我们不会喝酒也喝不到酒，只能吃它的果肉。其枝条上有刺，叶上有刺，果实上还有刺，想

要吃到它也是不容易。我们一般用衣服包着带刺的果实，用手揉搓，除掉表面的刺，而后咬开，就能尝到里面酸甜可口的味道。在除刺的过程中，手上免不了会扎几根刺，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或者用它枝条上的硬刺把软刺挑出来，可谓是“以毒攻毒”。

大自然的野果有它的生存之道，会长出刺来保护果实，看似不大友好，但它保持着一种善良和纯粹。刺没有毒性，只要忍受一些小小的苦痛，它会回馈你实实在在的香甜滋味。

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没有如故乡的灌木刺那般长出果实，这让我倍感遗憾，不然，会给荒漠中行走的人增添无限的喜悦。一阵狂风吹来，卷起漫天黄沙，吹动骆驼刺短而细的枝，看着它飘飘摇摇、即将倒下，却仍然起起伏伏、坚韧挺拔。我突然明白，它也是有果实的，是精神的食粮，读懂它，就会收获一种生命的力量——是那严酷中的英勇无畏，是那荒芜中的生生不息，是那风沙中的傲然屹立。

战士模糊的身影，艰难而又坚定地向前移动着，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采摘到了骆驼刺的果实。这里的绿色，不再只有孤独的骆驼刺，还有那一抹迷彩绿，不管是干旱还是风沙，他们共同在这片热土上散发活力和生机。

